

新世纪长篇小說
说小篇长纪世新

有令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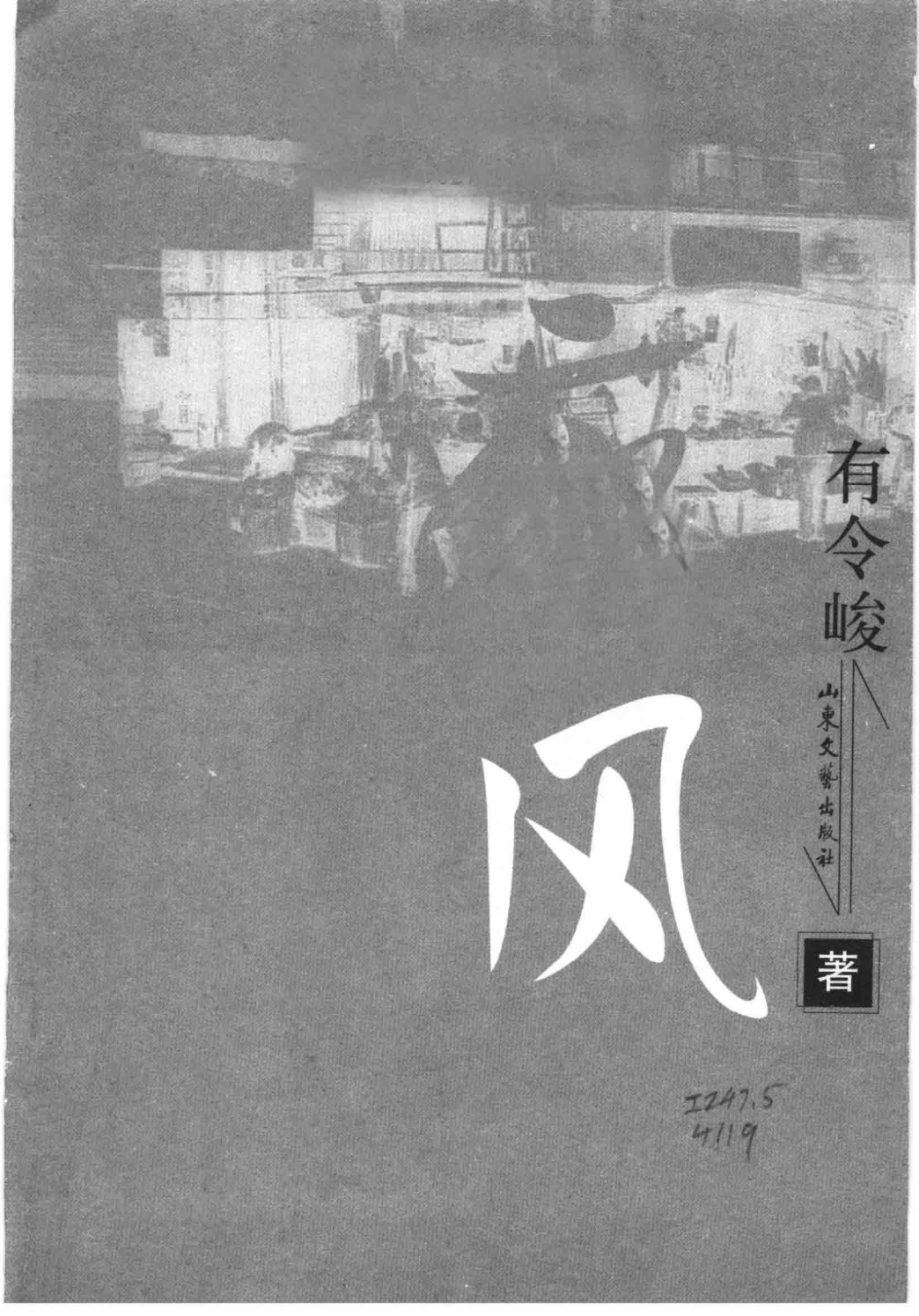
著

夜 风





权
风



有令峻

山東文苑出版社

风

著

I247.5
411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风/有令峻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2.9
(新世纪长篇小说)

ISBN 7-5329-2027-5

I. 夜… II. 有…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3805 号

山东出版集团

www.sdpress.com.cn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6.25 印张 2 插页 402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6.00 元

内 容 提 要

《夜风》是一部描写当代都市下岗职工再创业的长篇小说。

北方某市机械配件厂管工班长胜子下岗后，最初也曾困惑、迷茫、自卑。为了生存，他租房办商店不成，租车倒西瓜又被敲诈，涉足服装生意又被贩子骗去了几千元的货，为此，他十分焦虑与迷茫。在经历多次挫折与失败之后，终于在心理上勇敢地站立起来，相信自己、从头开始，苦苦地探求生存之路，与坎坷的命运进行顽强抗争，以硬汉的形象和强者的姿态，办起了自己的水暖维修安装公司，带领众多下岗职工共同走上艰难坎坷却又充满希望和光明的再创业之路，以水滴石穿的拼搏精神、滴水不漏的工作态度，走出了生存的困境，实现了各自的人生价值。

作为作品着力描写的另一条主线，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分别描述了胜子与即将留学的妻子梅的离婚、与少年时女友蕊子的情感纠葛、与服装厂公关小姐蝉儿的缠绵，并重点描写了他与下岗女工胭儿相识、相知直至热恋的感情历程。此外，作品还将胜子个人的生存与情感置放于纷繁复杂、多元取向的当代都市情境之中，描写了胜子众多当年的知青战友在当下商业化情境中的不同生存境遇：有的突发婚变，又被痴心少妇的追求所困扰；有的因情人携款逃走、所承建的工程坍塌和债台高筑而自杀；也有的以出色的成绩出任要职，摆脱了深陷的困境，从而找到了充分施展才能的天地。

作品当代都市氛围浓郁，情节生动紧凑，语言清新朴素，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塑造了当代下岗职工的群像，笔触涉及当代都市平民生活的各个层面，堪称国内少见的反映下岗职工再创业的现实主义长篇力作。

主要人物表

胜 子（赵天胜） 38 岁，天津市第三机械配件厂管工班长，后任天津市胜达水暖安装维修公司经理。

梅 （佟月梅） 35 岁，天津市化工四厂科研所助理工程师，胜子的妻子，后离婚。

贝 贝 6 岁，胜子的儿子。

胜子妈 63 岁，胜子的母亲，街道纸盒厂退休工人。

鸽子 32 岁，胜子的妹妹，天津市国棉六厂女工。

周小龙 36 岁，鸽子的丈夫，天津市飞龙食品店经理。

胭 儿（何小胭） 28 岁，天津市化工七厂下岗操作工。

小鸽子 3 岁，胭儿的女儿。

申小强（小非） 32 岁，天津市化工七厂下岗电工，胭儿的丈夫。

申 父 62 岁，退休干部。

申 母 60 岁，退休干部。

蕊 子 34 岁，天津市蕊姿服装店经理。

小 马 20 岁，天津市蕊姿服装店营业员。

小 牛 20 岁，天津市蕊姿服装店营业员。

老 哈 40 岁，天津市南天建筑公司总经理，“四条汉子”老二。

小 彩 21 岁，吕剧演员，老哈的情人。

王大利 39 岁，天津市西营派出所所长，后任市刑警

支队副大队长，“四条汉子”老三。

贾 虎 33岁，天津市环保局行政科副科长。

小 杜 25岁，胜子的徒弟，出租车司机。

大牛 34岁、小贞 28岁、唐小雅 23岁、隋小兵 21岁，均为原天津市第三机械配件厂管工班工人，后为“胜达公司”员工。

崔主任 45岁，天津市第三机械配件厂办公室主任。

娄传兴 46岁，天津市第三机械配件厂厂长。

麻子局长 52岁，天津市第四工业局局长。

大 非 34岁，社会青年。

大泥鳅 21岁，暗娼。

胡主办 45岁，北灵县服装厂业务员。

蝉 儿 26岁，北灵县服装厂公关小姐。

宋子林 40岁，峭山机器厂副厂长，“四条汉子”老大。

梔 子 24岁，峭山机器厂质检员，宋子林的女友。

王厂长 52岁，峭山机器厂厂长。

第一章

胜子让厂长娄传兴给气懵了。

本来，去年初，胜子代表管工班跟厂长娄传兴签订承包合同，保质保量维修好全厂上下水管道，节约部分四六分成。到现在一年过去了，厂里派人全面检查了上下水管道，竟无一处不合格。财务科一结算，共节约八万元，管工班该拿三万二。如果按合同，胜子该拿一半，其余的再均分。但胜子不干，说：“咱们还是吃大锅饭。”

这天早上，胜子到财务科去领钱，胖身材的财务科长罗茵说：“这事儿得娄厂长签字，他不签字，我可不敢给你。这是制度。”胜子问：“罗大姐，厂长在办公室吗？”罗茵说：“不在。三天都没在厂里了，不知道上了哪儿。”

胜子只好耐心等娄传兴。心想，反正这钱是煮熟的鸭子——飞不了了，就先在厂里存几天。第二天在班前会上，胜子瞅瞅手下的五员大将——大牛、小贞、小杜、唐小雅、隋小兵，眼睛一眨，得意地说：“过两天，每人给你们发五千三。”战将们个个喜形于色。全班除了胜子是个入厂十几年的老工人，工资多点儿，其余每人每年工资也拿不到四千元。大牛美得咧着大嘴，说：“还是承包好！干起来有劲儿！”

小杜拢拢中分的乱发，说：“师傅，这奖，你得拿一半。你出那么大力，又策划又领导，跟俺拿一样多还行？”

大牛和另外两个小伙子唐小雅、隋小兵也都说对。小杜进厂多年，喜欢写现代诗，自称“杜希金”或“杜小甫”。唐小雅外号“唐老鸭”，喜欢唱蒙古族民歌。隋小兵最小，二十一岁，进厂刚两年多。



胜子手一摆，很慷慨：“不不！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一个子儿不多拿。大伙分了红，有娘子的贡娘子，没娘子的贡老子，再去追来个娘子。五千三虽说娶不起个娘子，可找个女朋友男朋友，逛逛北京上海还是够了的。”

小杜就开始盘算怎么带那个纺织姑娘女友去一趟岛城，在那个波涛翻滚的大海边还是挺罗曼蒂克的，就说：“多亏班长英明领导。”唐小雅则想，拿到钱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北京拜访歌唱家胡松华老师。

其他人也附和着说，只有全班惟一的女工小贞不说话。胜子坐在工具箱上，很得意地架起了二郎腿，伸手去口袋里摸烟，旁边大牛忙递过来过滤嘴儿。胜子低头看看烟，叫了声：“嗨，你小子，红包没拿到，档次倒早提上来了。不怕媳妇治你？”烟刚叼到嘴上，小杜“叭”地一声按着了蓝色塑料打火机，机头喷出一朵长长的火苗，凑到胜子的烟头上。胜子使劲喷了一口，又喷了一口，脸前就弥散开一团青雾。

小贞忙去开窗。

“贞姐，冷。”

“胡说哩！什么季节了还冷？破毒瓦斯，环境污染！”小贞望着窗外的红花绿柳和白云蓝天，白了小杜一眼。

大牛比小贞大六岁，六年前曾追过小贞，可小贞不同意。如今大牛的女儿都四岁了，小贞二十八岁了还没定下个目标。大牛怕伤害了她，平时跟她说话都很少，可活宝小杜却常跟小贞恶作剧地开个玩笑。

“哎我说贞姐，找姑爷可不能找个抽烟的，要不然，连个嘴儿也不让亲了。”

“呸！”小贞红了脸，拿块油棉纱扔过去，正飞到了小杜头上。小杜大叫：“贞姐的绣球砸着我了！”又唱起了电影《红高粱》中的歌：“打着了我的头哇！哎……贞姐你大胆地往前走哇，往前走，莫回呀——头……”



管工班房后边，有一个从墙里伸出的水龙头。快下班时，胜子来到这儿，把手中的一根塑料管接到水龙头上，拧开，喷洒墙边那一簇簇的胭脂草。时值初夏，花还没开，但青翠的枝叶却异常茂盛。

这墙边本来没有花，是胜子十几年前撒了一把黑色的胭脂草种子，每年春上地里就钻出一棵棵碧绿的草花来，这花专在傍晚开放，第二天一早就收缩起来，五颜六色的花瓣一直开到初冬。胭脂草不怕赤日炎炎、狂风暴雨，却极怕寒霜，冷霜一打，它就蔫了，但散落在地下的种子第二年春上会再萌芽。胜子不太喜欢别的花，家中什么花草也没养，却极喜欢胭脂草。他特别喜欢这草“一岁一枯荣”、“春风吹又生”的劲头儿，且格外喜欢胭脂色的品种。那一支支细长白嫩的花茎挑着五个圆瓣儿的喇叭形小花，虽不起眼，但在他心里却是异常鲜丽。小杜、小贞见师傅那么喜欢胭脂草，也常帮他浇水、拔草，还把花草用砖头围了起来。



下了班，小杜和胜子骑着车子，到了三里牌坊立交桥下。小杜说：“师傅，跟您汇报个事儿。”

胜子停了车，一只腿撑着地，人不下车，问：“什么事？”

小杜的嘴咧成了一只炸皮石榴：“又找了个……小朋友。”

胜子明知故问：“男朋友女朋友？”

小杜用手拢拢长头发，“嘿嘿”一笑：“当然是……当然不是带把儿的。要是男的，那不成同性恋了？”

胜子一摆手：“甭汇报了，好好待人家！到你快发昏（婚）的工夫，再汇报。我带兄弟们去给你改造上下水，装修狗窝，绝对现代化！”小杜还要说什么，胜子却指着他的鼻子警告道：“一定要正经谈，别他妈一激动就想动手动脚，

更不能搞性解放，先同居后结婚，那才后患无穷哩！听见没有？”

小杜直眨巴眼，边缩脖子边说：“听，听见了！听见了！”

胜子问：“还有事吗？”

小杜说：“没了。”又忙道，“还有点儿。”

胜子问：“什么事？”

小杜吞吞吐吐：“师傅，你跟嫂子……也不能这么老拖着，这……这总不是个办法。”

胜子眼睛瞅瞅立交桥顶，又瞅瞅远处的高楼，转过脸说：“你小毛孩子家，懂什么！等你成了家，就明白过日子是怎么回事了。像你们谈恋爱，就跟狗摔跤闹着玩儿似的？好了，走吧！”说完，拿右脚把车的脚蹬子往回一勾，又一脚踩住，用力一蹬，驶进了鱼群般的车流里。

这是一段比较遥远的路程。厂子在西郊，而胜子的家却在东郊化工四厂宿舍，相隔三十里地，骑自行车得一个小时。本想买辆摩托车，却因种种原因没买，也没买变速车，胜子仍骑着加重自行车风里雨里来回奔波。他往家赶着路，却又不想回去，想先去看看母亲和六岁的儿子贝贝。有一星期没见母亲了，而自己的小家自打妻子梅搬走后，这一年多已不成其为家。胜子拐进一个小市场，买了油菜、黄瓜、西葫芦和儿子爱吃的茄子，又买了一只烧鸡。想起母亲是爱吃鲤鱼的，又去了水产市场。腥味儿很恶很冲，熏得胜子立时就要吐出来。他忙买了一条斤把沉的活鲤鱼，赶紧离开了。心想这些鱼虾贩子整天就在这种气味里忙活，挣几个钱儿也真不容易。

母亲的家也是胜子从小长起来的家，在流水潺潺的银泉巷深处。父亲早已去世，在胜子和妹妹鸽子先后结婚离开那个住了多年的小院后，母亲一直是一个人在家。直到他有了儿子贝贝，而梅既要上业大又要准备出国时，母亲才让把贝



贝贝送到她那里去。母亲十几年前就从街道办事处纸盒厂退了休，一个人在家闲着无事，有小孙子为伴，正好解解闷儿。为了以后贝贝在市里上个好学校，妈让胜子把贝贝的户口转到她的户口本上。

胜子最担心的是母亲的心脏病。年轻时她拉扯着一儿一女，既要照料身体不好的胜子爸，还要按时上班，生活又很差，太劳累就落下了病。五年前犯过一次，住院一个月就花了四千多块，单位根本报不了，妈心疼得不得了，病情一缓和就坚决要求出院。平时在家，也不舍得吃药。胜子就每月中旬买够一个月的药量送回家，跟妈说，别不舍得吃药，身体要紧。只母亲吃药，一个月就要花八十多块。

胜子从繁华的商业街往南，经过稍宽些的胡同再往西，就进了窄窄的银泉巷。

长条青石板铺就的路面不知历经多少岁月，已被磨得溜光溜滑，裸露出一道道弯曲的白色纹路。

这条两边全是低矮陈旧的老平房的银泉巷，使胜子始终有一种异常亲切的感觉。胜子妈有爱干净的习惯，过去家里穷，只有几件简陋的桌椅橱柜，也要擦得干干净净，茶壶茶碗刷得一点儿茶垢都没有。打一嫁到了银泉巷，胜子妈见巷子里脏乱，就早晚去打扫。退了休，更成了义务清洁工。胜子和鸽子从五六岁，就帮妈打扫巷子。电台、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听说了胜子妈几十年如一日义务清扫街道的事，先后来采访了好几次，胜子妈一概谢绝。街道办事处的文书整理出发言稿，让她在市先进代表会上发言，胜子妈也不去。区妇联、区精神文明办公室发的奖状镜框，胜子妈也不挂，说：“嗨，不就是扫扫街吗？每天早上晚上各扫半个小时就扫完了，就图个干净。”

小院门口是个盖着青色鱼鳞瓦片的小门楼，上着漆黑的门框。门楼上长着灰色叶子、紫红色喇叭花的地黄、翠绿色的灰灰菜，还有一棵野生的葡萄，长了好几年也不见结果



子，只垂下来一根根长长的蔓子。有一株树冠很大的槐树，像一把大伞覆盖了大半个小院。

进了院，妈正戴着花镜坐在门前，给贝贝补一件小裤。胜子叫了声：“妈！”妈见儿子来了，挺高兴地应了声，又对屋里叫：“贝贝，你爸爸来了！”

贝贝应了一声，小狗一样飞快地从屋里跑出来，叫了声：“爸爸！”胜子迎上去抱住他，一下子举过了头顶，贝贝咯咯地笑起来。儿子长得粗眉大眼，像胜子，肤色却是随梅，又白又嫩，像个小丫头似的。胜子放下儿子，小家伙就去翻自行车上的包。胜子忙说：“慢着慢着！”从包里取出个饭盒，打开盖儿，露出一只大雪糕。贝贝叫了声：“谢谢爸爸！”拿起雪糕刚想咬一口，又跑过去让奶奶先吃。胜子妈挺满意地笑笑：“好好！奶奶不吃！你吃吧！”又对儿子说，“以后少给他买这个，可贵哩！一根一块多。”胜子点点头，笑笑，就从屋里拿出只小板凳，坐在门口择小油菜。

胜子又问儿子在学前班上课认真不，老师讲的能听懂不，跟奶奶调皮没有。儿子吃着雪糕，嘴里呜呜地应着点头。妈看看儿子，又看看孙子，叹了口气。暗想，要是儿媳不走，这是个多么美满的家呀！

胜子又对贝贝说：“秋天就上学了，现在好好学，上一年级就不累了。”

贝贝支吾着点点头。

妈瞪了儿子一眼，说：“占着嘴呢。你让他吃完了，再说话。”

这时，贝贝想起了什么，去屋里拿来三个本子，扔到胜子怀里，就去屋里尿尿。外屋墙角里，有个小卫生间，那是十几年前他动手隔的。大杂院里，一般都是几户用一个厕所，不大方便。到了冬天，就更不方便。水龙头过去也是几户用一个，也不方便。胜子就让每家凑点儿成本钱，给每家屋里接了一个水龙头，建了一个水池子，装上了一只水表。



胜子看到一个本子是数学作业，上面全是数字，另一本是语文作业，写的是汉语拼音。还有一个本子是图画，除了小猫、小狗，画的最多的是猴子，还有手拿金箍棒的孙悟空。

这时贝贝一手拿着雪糕，一手提着小裤出来了。胜子知儿子喜欢猴子，却还是问：“为什么画这么多猴？”

贝贝说：“猴是我的好朋友，爸就是属猴的！”

胜子哈哈大笑，又问：“你属龙，咋不画龙？”

贝贝说：“龙不好画。世界上也没有龙。”又说，“妈妈属猪，我画了好几个大猪，还有猪八戒。”又说，“妈妈可不是猪八戒。”

胜子摸摸儿子圆圆的脑袋：“好好画，大了当个画家，专门画猴。哎，过几天，爸和奶奶领你上动物园看猴去。”

贝贝叫起来：“太好了！好猴爸！”扑上去搂住胜子的脖子，亲了他的腮一下，又指着他的鼻子说，“爸你说话算数！”

胜子笑着抹了抹被贝贝亲上的雪糕汁，说：“当然算数！”又问，“妈，鸽子那边最近挺好吧？”

妈说：“鸽子昨晚来了，还捎了点儿草莓。说她那个棉纺六厂不行了，快破产了，要拍卖。周小龙那个店还行，一个月发四百多块钱。”胜子的妹夫周小龙原在蔬菜商店当副经理，后来蔬菜商店不卖菜了，成了专门卖点心糖果之类的副食品店。

胜子说：“妈，天要热了，您多注意点儿身体。”

妈说：“我还行。后边蕊子她妈说，过两天让我跟她一块儿去学太极拳。”又压低声儿问，“哎，胜儿，没去看看梅子？最近她怎么样？出国了吗？”

胜子说：“没去，一点儿消息也没有。等等吧。”

妈就不说梅子的事了，又说：“胜儿，金泉街小学传出话来，说贝贝他们这个学前班，到九月份上一年级的工夫，



得交三千块！”

“是吗？”胜子吃了一惊，暗想挣一年的工资才四千哩！又说，“那就交吧。这学校教学水平高，离家又近。我那里还有七千多块。”

在母亲家吃了晚饭，胜子推车出了小院，到了巷子里，刚要抬腿上车，却听身后一阵摩托车的嘟嘟声。他把车往路边靠了靠，一个花蝴蝶儿似的女郎骑着辆红色木兰从左侧擦身而过。他又要上车，木兰却停住了。女郎转回头，叫了声：“胜哥！”胜子看她戴只红色的头盔，脑后垂着披肩长发，穿一件哆哆嗦嗦的月白色真丝绸衫，一时没认出是谁来。

“哎，胜哥，没听见叫你吗？”

胜子推车往前走了几步，女郎掀起头盔的遮阳罩，露出一张涂了脂粉口红的脸。

“是蕊子啊！大老板这是上哪儿？”

蕊子笑笑，抬腿下了车，说：“去俺妈家看看。”

十几年前的那个黄毛丫头，那个街道服装的小女工，早已变成了一个时装店的阔太太。打生了孩子，身体发了福，胖得几乎没了脖子，颈子上挂了一条挺粗的不知是多少K金又是多少克的金链子，下身穿着薄薄的黑色紧身裤，把粗粗的大腿、丰硕的臀部全勒了出来，那裤子的脚腕处又挺细，整个身子就像一只上圆下尖的陀螺。胜子看了都有点儿难为情。

蕊子对这个小时候老护着她的邻居大哥哥很有好感，她两年前跟姜大川离了婚，至今还是一个人过。

胜子想问问她又成了个家没有，话一出口却成了：“生意还行吧？”

“还行，不过也不太好干。”

“赚了钱的怕人借钱，都说不太好干，没赚着钱的怕人



笑话，都说挺好干。”

蕊子笑了，艳红的嘴唇绽开，露出两排雪白细密齐整的牙齿。少妇胖归胖，圆脸上的嘴不大，倒挺受看。

“哎，胜哥，厂子最近效益怎么样？”

“还那样，厂长光吹牛，没大起色。”

“太姨退休发多少？”

“每个月二百块。这不，仨月没发了。我想去问问，妈还不让去。”

“怕你武力解决呀？嘻嘻！梅嫂子又回了娘家，你这日子挺紧巴呀！”

“还行吧。人家能过咱也能过。”

蕊子瞅瞅这个身高刚到一米七零、黑脸膛、短平头、宽肩膀的健壮汉子，白了他一眼：“哥你这话不对。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得定个高标准，得绝对比别人过得好才行。我就是这观点。除了总统客房没住过，别的什么福都享过了。”

“听说半个月去美一次发，一个星期去美一次容，三天去按摩一次。贵妃过的日子哩！”

“胜哥，你也叫我贵妃？咯咯……”蕊子笑起来，“挣了钱不花留那么多干什么？再说，美发美容花的是自己挣的钱。不像那些腐败分子，吃喝嫖赌抽全都是公款报销。”又说，“哎，哥你别客气，缺钱花了就说一声。”

胜子却不是那种轻易求人的男子汉。

蕊子又说：“胜哥，我劝你趁年轻下海去捞一把，挣上个十万八万的就沉住气了，然后再回去当你那伟大的工人阶级。”

胜子说：“下海？我会干什么？去给人家修水龙头掏下水道？”

蕊子说：“嗨，下了海学着点儿呀！别怕喝水，别怕呛着了。怕水呀，永远也学不会游泳，开始是狗刨，慢慢地不



就学会蛙泳蝶泳了？只要淹不死，缓过劲儿来，还得游。游熟了，就能成蛟成龙！”

胜子笑了：“最不济，也能变条泥鳅！”又说，“蕊子现在是鲫鱼还是黑鱼？”

蕊子咯咯地笑起来：“我呀，你看像什么就是什么吧。”又说，“哥有空到我的小店来，视察视察。”

胜子说：“唔，不敢不敢。说不定，我真得当你的徒弟哩！”又问，“哎，你的店在哪儿？”

蕊子说：“顺天商业街。”她从斜背在肩上垂到腰间的黑色小包里取出一张名片，递给胜子，“上边有我的传呼，你找我的时候，就呼一声。”

胜子笑道：“听说这种电蚰蚰在国外是挂在牛角上的，放牛的牛仔要喊牛回栏了，就打传呼。”

蕊子也笑了：“那还是文雅的说法。人家说，国外的应召女郎才挂这玩意儿哩！”

胜子怕惹恼了她，只笑笑，未置可否，伸手去接名片，见蕊子胖胖的白手的中指无名指上都戴着金戒指，中指那枚戒指上镶了只绿宝石，在斑斓的晚霞下灼灼闪光，五颗指甲盖染得鲜红。

胜子说：“真是富婆哩！别让歹徒把戒指捋了去。”

蕊子笑笑，又欣赏地看看戒指，说：“捋了去再买。”又冲胜子一笑，“别给剥了爪子去就中。”然后戴上头盔，说了声，“胜哥，拜拜！”摩托车“呜”地一声朝胡同深处驶去。

来到化工四厂宿舍区大院门口，天已暗下来了，西边还挂着一片胭脂色的火烧云，门外有不少人在那里散步。

化工四厂因停产一年多，几近破产，几千名职工们全下了岗，基本生活费都发不下来，更没钱维修宿舍。八座十几年前盖的简易楼，早已是千疮百孔。自来水管下水道，更是常出问题。胜子是大院的义务维修工，许多家的管道都请他

